

春  
在  
堂  
隨  
筆

春在堂隨筆九

德清俞樾

余幼時讀康誥至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手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嘗戲爲之論曰聖人之言亦不能無失乎夫兄不友弟不恭比而同之猶之可也若子不祇服父事與父不能字子則輕重之相去天淵矣乃比而同之概曰刑茲無赦乎若然則瞽瞍有完廩浚井之事皋陶卽當執

而誅之不待其殺人矣此雖戲言亦自有理乃讀通典  
卷六十九引董仲舒春秋決事云甲有子乙以乞丙乙  
後長大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  
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  
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  
應坐此論尤可怪夫甲雖以乙與丙然不得謂非父子  
子可杖父人理滅絕矣雖漢儒緒言吾不取也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  
空卽是色余謂旣云不異不必更云卽是矣誦此經者  
人人皆以此四句爲精語實複語也及讀世說文學篇

注引支道林卽色論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此二句語簡而意該疑經文本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復異空空復異色蓋卽金剛經非法非非法之旨所謂無實無虛也余於金剛經注言之詳矣譯者誤耳

玉吾集十八卷朝鮮人宋相琦字玉汝者所撰玉吾其別號也詩文皆有可觀末卷附神道碑銘及謚狀稱公於崇禎丁酉十一月二十日卯時生癸卯六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七考明崇禎十七年中無丁酉年疑有舛誤及讀卷末附其孫名載禧者跋語稱崇禎三庚辰十

月乃知彼國在我 朝定鼎之初尙不奉 大清年號  
而仍以崇禎紀年其生於崇禎丁酉實我 朝順治十  
四年也其卒於癸卯實我 朝雍正元年也至其孫所  
稱崇禎三庚辰實我 朝乾隆二十五年也蓋以崇禎  
十三年歲在庚辰至此凡三厯庚辰耳夫我 朝龍興  
之始朝鮮沿襲亡明年號或尙可附於洪範十有三祀  
之義至乾隆中葉彼國久列藩封世膺封號乃尙以崇  
禎紀年不亦僭乎

余同年生孫琴西太僕有海客受經圖蓋琴西曾充琉  
球官學教習也余以虛名流播海外甲申歲有日本東

京大藏省官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者來見願留而受業於門因居之於俞樓子德喜談世務及從余遊改而治經嘗以毛詩義質問余隨筆答之漫錄數條此真海客受經也 問睢鳩郭陸楊三說孰是余謂郭陸無大異楊以爲白鷺則非是據爾雅鷽鳩王鷽鷽白鷽分而爲二則非一鳥也 問君子好逌余謂逌字當從緇衣篇所引作仇其義當從毛傳作匹說文仇讎也讎猶謗也謗以言對也是仇亦有相對之義故得訓匹作逌者假字耳逌歛聚也非其義也鄭以左傳義易毛非是許君於逌字下附怨匹曰逌之說亦爲後出之左傳所惑

問兕觥何以爲罰爵余謂周禮小胥觥其不敬者鄭  
卽以兕觥說之然詩人所言兕觥無一是言罰者周禮  
言觥不言兕閭胥小胥所用之觥未必是兕觥也比而  
一之鄭誤 問樛木韓詩作杻木孰是余謂說文下句  
曰樛又杻高木也則二字義別此喻逮下自當作樛木  
作杻者段字 問螽斯斯字是否語詞余謂毛傳螽斯  
斯螽並訓蚣蝮誤也斯螽卽爾雅之蜚螽斯蜚一聲之  
轉耳乃所謂蚣蝮也至螽斯羽則斯是語詞螽卽阜螽  
今之蝗也王氏廣雅疏證辨此甚詳 問維鳩居之毛  
傳云鳩鵲鳩結鞠古今注以爲鳩鵲何也余謂古今注

云鴈鵒一名鴈鵒疑鴈鵒乃結鞠之聲誤也明陳耀天  
中記又引古今注云鴈鵒一名元鳥則又與今本不同  
此等恐不足據自以古義爲正 問于以采繫繫不在  
七俎之數其用未見於經宋之何爲余謂鄭云以豆薦  
繫蒹則繫在豆不在俎也據醢人四豆之實有韭蒹菁  
蒹茆蒹葵蒹苳蒹亦無繫蒹然茆苳皆水草繫亦其類  
或亦可爲蒹乎 問展衣之色是白是赤余謂正義言  
之詳矣然孫毓推衍毛義未免凌亂不如鄭說之有條  
理且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以瑳擬展色必相同許  
書云瑳玉色鮮白又云褱丹縠衣則是以白玉擬丹縠



語意不倫毛誤許亦誤不如從鄭則白衣白玉適相稱也 問采地采祿之制余謂采地據周禮有家邑大都小都三等采祿止見毛公緇衣傳正義云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則二字當分說 問二矛重喬余謂毛義有二說正義謂重累相負揭釋文引舊說云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鄭義亦有異說正義但言毛羽不言雉釋文則云鄭居橋反雉名此必爲鄭學者相傳之說愚謂毛云累荷必是重累相負荷葉之說無據鄭旣云毛羽則必有所指相傳以爲雉當不誤

乙酉夏日余在吳下有以雲麾將軍碑見示者舊搨本

也然取金石萃編校之已闕數十字矣惟銘辭赫赫復  
三字下萃編空一格再作空圍誌其所泐之字乃接振  
振秩宗句此本振振上是子字筆畫分明乃知其文本  
是赫赫復子振振秩宗復子用復子明辟事謂中宗復  
辟也據序文公擢宗正雖無年月以文勢觀之當在中  
宗復辟以後子上空一格序文有復辟字辟上亦空一  
格正一例也此子字萃編所無然則王氏當日固未之  
見此本洵可貴矣題數語歸之并記於此

虞山王應奎柳南隨筆謂曹大家家字當讀姑錢宗伯  
詩誤讀本音余謂此論亦未是蓋家字讀如姑乃古音

如此左傳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離  
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孤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並其證也若依古音讀者不特大家之  
家應讀姑卽凡國家室家字無不應讀姑若依今音讀  
則何不可皆讀如加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帝數召入  
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章懷注於家字無  
音可知唐初並無異讀廣韻集韻十一模皆不收家字  
不從今音則曹大家之家字竟無韻可歸矣唐宋婦人  
每稱其姑曰阿家以曹大家例之似阿家亦應讀姑然  
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傳注曰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

若家必讀如姑豈官必讀如公邪

光緒乙酉四月余孫陞雲入學余賦詩誌喜有昆字韻和者或用玉出昆事論者謂周興嗣千字文玉出崑岡是崑非昆卽尙書火炎崑岡字亦從山不得作昆也然余讀鹽鐵論力耕篇云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則玉出昆三字正自有本因筆之於此爲解嘲焉

吳縣謝蕙庭元慶善士也余讀其子家福字綏之者所撰行述云道光歲辛卯江北水患災民麇集府君與韓公桂齡潘公功甫潘公梅溪諸君集貲設厰留養今閩

撫寶應王公凱泰時在災民中府君覘其不凡言於諸君各厚助之余謂此事未足信閩撫王文勤公余親家翁也知之最詳公生於道光癸未至辛卯纔九歲耳必不能以一身就食江南必其家長老挈之而來乃是時其家初無變故余撰文勤神道碑卽據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狀言公年十有一四子書十三經皆卒讀其父贈資政公親爲講授大義然則文勤幼時必無流離轉徙之事余又爲文勤之封公戟門先生撰家傳卽據文勤所爲節畧當更可信云道光十一年大水明年饑公戒鄉人飲中酒起曰吾儕飲酒樂甚如溝中瘠何乃議率

錢振之活數萬人道光十一年卽辛卯歲也然則辛卯  
壬辰間文勤之父方在本籍賑饑文勤何至身入蘇州  
災民厰也潘順之前輩及余蓮村善士所撰謝公傳均  
不載此事不知行述中何以有此綏之勇於爲善誠實  
有父風必非率臆造作者或當時實有王氏舊家子遂  
訛爲文勤耳古來訛傳之事如蔡中郎父母餓死荒年  
皆與正史不合而始則盲翁傳唱繼且優孟登場文勤  
之事亦作如是觀可也

歐陽文忠公集有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其  
叔父也又有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其仲父也皆止書官書姓氏不書叔父仲父蓋以誌銘所以告萬世非一家之私也然考唐李文公集有叔氏墓志則固稱叔氏矣柳河東集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則稱叔父而不書姓氏宋王荊公集有叔父臨川王君墓誌則稱叔父又書姓氏而不書官位宋陳后山集有仲父樂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則書仲父書官書姓氏於文爲備矣竊謂歐陽之例究不可用李習之但書叔氏墓志又嫌太略後有作者宜如后山之例可也且歐公於其父之墓表題龍岡阡表於其母之石槨銘稱母鄭夫人然則至親至尊固不得同於他人

也叔父仲父乃竟同於他人乎至唐呂溫文集有唐故  
湖南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潭州  
諸軍事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大都督東  
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此其父母也但  
讀其題不讀其文則竟不知人子爲母作矣考柳河東  
集有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志銘叔妣吳郡陸氏夫人  
誌文伯叔母且然況其母乎呂衡州之例不可用也  
明楊循吉吳中故事云況公鍾江西人實姓黃氏余嘗  
載之茶香室續鈔然以史不言公本姓黃頗以爲疑桐  
城蕭敬孚穆云往年曾讀況太守集況氏世爲南昌靖



安縣甘家巷人太守之祖名淵值元季兵變合家遇害  
太守之父名仲謙時年六歲僅而獲免同里有黃勝祖  
者收養之遂從黃姓仲謙生二子曰鍾曰鏞故太守自  
幼至出仕皆爲黃鍾太守父臨終遺命二子當一歸本  
宗不忘所自一承黃姓以報其德至宣德四年太守時  
官儀制司郎中乃請復姓并請給復姓誥命皆報允以  
上並蕭敬孚說據此則況其本姓黃乃寄姓耳吳中故  
事所言未得其實也明史不言公請復姓事此可補本  
傳之缺

宋孫奕示兒篇載農耒經酒孝經余已記於茶香室叢

鈔矣酒孝經不著撰人名氏今檢崇文總目小說類有酒孝經一卷劉炫撰而宋史藝文志小說類則云皇甫松撰愚按劉炫有孝經述議五卷此酒孝經乃小說之類未必炫所作也宋志以爲皇甫松撰疑爲得之皇甫松曾撰醉鄉日月酒孝經亦其類耳宋何剡有酒爾雅見國朝郎廷極勝飲篇當亦必有可觀也

余作余君蓮村墓志銘有云九歲讀書於塾或授以俗本酒詩君以酒乃誤人之物辭弗習蓋據其門下薛君所撰年譜余初不知酒詩爲何書吾鄉亦無以此授童子讀者今觀郎北軒勝飲篇著述類有酒詩并引清雪

居士曰酒詩乃村學究以教兒童者相傳是涂孟規作  
孟規名幾字守約孟規其別號洪武時宜黃人乃知此  
書傳世亦頗久矣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  
然其中頗多不合六書者如云決定字從兩點其從水  
者乃是水行之決字又云況字正體兩點經有從三點  
者說文謂之寒水殊乖譬況之義按古無從兩點之決  
字況字決定譬況皆宜從三點也又云祕謂祕與祕字  
有從禾作者乃是香草按謂祕不從禾是也謂祕是香  
草非是香草字當作苾信南山篇苾苾芬芬是其字也

古無秘字又云瞽三倉曰無目謂之瞽字從皮按說文  
鼓擊字從攴鐘鼓字從攴段氏訂作從攴無從皮之字  
瞽字從鐘鼓之鼓不從皮也慧苑之書凡鐘鼓字皆謂  
宜作鼓故瞽字亦作瞽矣又云稟彼錦切字宜從米古  
文作𥝱按稟從禾古書無從米者謂古文作𥝱尤無義  
又云鎧仗字宜從立人有從木者棒杖字或從手扞托  
字按鎧仗與棒杖有何分別扞字托字均不見於古書  
又云共字從廿不從艹橫畫必須連按此以隸體言耳  
若篆書作𠂔則橫畫以不連爲是凡此之類皆不得以  
唐人古籍而苟同之也又云鬻與六切玉篇鬻賣也賣

鬻從每羹鬻從米按此說亦可疑據今本玉篇鬻之六切糜也鬻羊六切鬻賣也則與慧苑所說正相反豈其所見與今本不同乎說文鬻鬻也則二字同一義至賣鬻字實當作賣說文貝部賣衍也讀若育此其本字經傳作鬻皆段字耳不得分鬻鬻爲二義以當之也鬻字從毓以爲從每亦誤

言古音者至 本朝而大備矣然古音之學溯源於吳才老而明陳第之毛詩古音考亦其先河也焦弱侯爲作序稱其有三異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余讀之不知陳第爲何許人

深慙譎陋及觀絳雲樓書目陳第毛詩古音考二冊陳景雲注云陳將軍季立出戚少保麾下時名將也然後知陳第爲戚繼光部將而檢明史戚繼光傳又未附見其人當更詳考之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元李冶敬齋古今薙云古今詩話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史載殷七七有異術顧屏上畫婦人應聲隨歌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坡詩誤以韋爲殷以上並敬齋之說余謂殷七七事見太平廣記五十二云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解醞逡

巡酒二句卽其醉中所歌也又詳載其於重九日開鶴  
林寺杜鵑花一事然則坡詩自不誤敬齋自不考耳翁  
覃溪作蘇詩補注采用李說非也又按韋七七殷七七  
當卽一人呂氏春秋慎大覽曰親鄣如夏高注曰鄣讀  
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  
然則殷之爲韋猶殷之爲鄣皆以音近而訛

方夢園前輩所著叢說有鳩巢鵲占一則余載之茶香  
室續鈔矣王夢薇謂余曰此說究非也鵲巢於冬而哺  
於春人人見之從未見有鳩爲巢者鳩卵於夏往往占  
鵲之敗巢以哺蓋鵲雛旣長各依茂樹以棲其視故巢

已同敝屣鳩適據之以哺其子事之常也大凡禽之營  
巢專爲哺雛計平日皆不巢居鳩哺之時鵲雛已散無  
所用巢安有反占鳩巢之事乎疑方君所見本是鵲巢  
其時稍早鵲尙戀巢鳩欲早據故爲鵲所逐方君見鳩  
去而鵲存遂誤以爲鵲占鳩巢矣又鳩之所占不定鵲  
巢嘗於杭寓見高梧上有鷺來巢蓋鷺雖水鳥而哺則  
在樹亦哺於春至三月暮攜雛而去鳩來據之生子五  
其一爲大風吹墮而死五月四雛長成不知所之而巢  
亦壞鷺與鳩均不復顧問矣方君謂鵲占鳩巢萬無此  
事卽泥詩人之辭謂鳩必占鵲巢亦非理也以上皆夢



薇說余偶於月夜納涼與兒婦輩言此二兒婦姚曰謂鳩必占鵲巢固非謂鳩必占他鳥之巢以爲巢亦非蓋鳩當伏卵之時適無他鳥之巢可占則亦自爲之但不工耳曲園中有二鳩巢其一在曲水亭亭故有匾其下附於壁其上距壁幾及尺鳩卽巢其中雛成飛去取而視之則亂草蒙茸不成其爲巢此鳩所自爲也又其一在小竹里館竹林中甚工緻推原其初乃白頭翁之故巢耳大兒婦樊言曩居中牟縣署多鳩或自爲巢或占他鳥之巢爲巢其自爲者率不工古人言鳩性拙不虛也此與夢薇說可發明而亦可補其所未備又曲園後

垣外某氏院落有大銀杏一株每歲有鵲來巢鵲未去  
鴉來奪居之鴉未去梟又來奪居之方其相爭時聲甚  
喧噪數日始定秋深銀杏熟其家撲而取之巢傾梟乃  
去此一巢率三鳥居之歲以爲常然則鳩固不必定占  
鵲巢而占鵲巢者亦不必定是鳩也

國朝無名氏調燮類編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  
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余載之茶香室  
續鈔王夢薇云貓秉陰精其目夜明而晝眊午時日光  
正烈貓睛畏日每閉目而眠或啟視之則爲陽光所逼  
其睛斂如一綫辰巳日威未熾申酉日燄已衰故皆縮

而如棗核然至夜則六時皆圓惟捉向燈下觀之亦如棗核然畏燈光也其不如縷者燈光究不敵日光也曾記一日貓伏案頭時正卓午呼至後軒驗之睛僅微纖耳攬向南窗則緊閉其目抉而觀之頓縮如縷又一日風雨如晦時亦正午視其睛仍圓也同一午時而晴雨異同在一日而又以地之明闇異可悟其理矣昔人定時之歌特因晝所見而推之於夜實亦未嘗細驗之也余按夢薇之說頗有理酉陽雜俎云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縷則古人固止以晝言耳

蹉跎乃詩中常用字然和人詩遇原韻有蹉跎字者竟

無他義只可仍用蹉跎儻平仄不相當則通篇皆須移  
易矣余讀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載明蕭山魏文靖驥  
作老態詩有云兩肩酸痛脊梁跎然則俗語所謂跎背  
者昔人亦嘗以之入詩今年朱修庭范月楂兩觀察示  
我自壽詩皆有蹉跎字余和朱云自慙我只十年長老  
態龍鍾肩背跎和范云年華我甫六旬過老態龍鍾肩  
背跎雖以俗語入詩不免爲大雅所笑然亦有本也

余嘗見浙江臬使署懸一楹聯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  
非生意聽牆外鵲啼雀噪恐有冤民歎爲仁人之言今  
讀吾鄉戴蕨塘先生藤陰襍記乃知爲徐公士林所撰

徐公康熙癸巳進士歷官江蘇巡撫沒祀賢良祠此聯題於江蘇臬署公曾官蘇臬也浙臬署有此聯不知始何人今蘇臬署轉無此聯矣

火輪船中擊鐘報時與自鳴鐘異一時四擊自一至八周而復始一晝夜凡擊鐘四十八回余丙戌春自上海坐海晏輪船至天津舟中有詩云依然一室話喁喁浮海乘桴婦豎從我嬾支頤無一事靜聽四十八回鐘然乍聞之猝不易辨今記於此

子正正一丑初初二丑初正三丑正初四

丑正正五寅初初六寅初正七寅正初八

寅正正一 卯初初二 卯初正三 卯正初四

卯正正五 辰初初六 辰初正七 辰正初八

辰正正一 巳初初二 巳初正三 巳正初四

巳正正五 午初初六 午初正七 午正初八

午正正一 未初初二 未初正三 未正初四

未正正五 申初初六 申初正七 申正初八

申正正一 酉初初二 酉初正三 酉正初四

酉正正五 戌初初六 戌初正七 戌正初八

戌正正一 亥初初二 亥初正三 亥正初四

亥正正五 子初初六 子初正七 子正初八

余丙戌入都寓潘家河沿庭中有花盛開淺紅淡白色頗嬌豔余初不識問花農曰此鸞枝花也子原則云鸞枝花深紅今色淺非是乃榆葉梅耳余偶閱吾鄉戴荅塘先生藤陰襍記言鸞枝花者有二事其一事云護國寺西先爲張文和公廷玉第後 賜史文靖公文靖薨賜錢唐王文莊公公子朝相招余飲堂前鸞枝花下有感乙未譙集賦詩云鸞枝纔放裊晴空竹石參差牘幾叢絳萼依然開爛漫紅牙猶憶唱玲瓏西州感逝懷喬木東閣承家紹素風不盡銜杯增繾綣柏臺行見騁花驄又一事云查他山慎行飲嚴侍御曾渠鸞枝花下

作云賣花聲裏過斜街不記招尋月幾回只有繡衣眞  
愛客印泥封酒必同開僦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鸞枝隔  
歲栽報道退朝今日早東欄昨夜有花開此花南中罕  
見故錄此二詩以識之戴詩云絳萼依然開爛漫則子  
原謂鸞枝深紅信矣

子原來余寓齋以三女史詩見示其一曰吟香館詩草  
蓋卽許氏之女於子原爲兄弟之子而子原竟不能舉  
其名矣內有自感一首云襟期自許有誰同此恨難將  
問碧穹千古孟光稱淑女也應夫壻是梁鴻豈其人固  
抱天壤王郎之感者邪余題一詩云如此清才得未嘗



一篇自感費評量碧翁果否安排定能以侯光配孟光  
其一曰傷心集則廖惟珍韵香所著皆其哭父母哭兄  
哭弟之詩卷首有自序一篇粗述生平其全集曰慧花  
軒稿則未之見也余題二絕句云凋零骨肉感平生自  
定傷心小集名豈以外成忘一本諸姑伯姊也關情愁  
苦歡愉句總工慧花全集歎俄空幸存五十一年事都  
在秋閨自序中其自序作於咸豐甲寅秋日也又一集  
云嬾仙吟稿潘合珠孟卿所著觀其詩知其人曾從京  
師首塗遠至滇黔又嘗至江西游歷頗廣詩亦較工余  
題一詩云文章要得江山助不謂閨中亦有之諸葛寨

邊曾問俗越王臺下又題詩居然流覽關河勝豈是尋  
常輦悅詞柳絮因風詩句好定知傳誦徧滇池集有花  
朝大雪一首自注云作於雲南故結語及之余諸詩不  
存於集而子原之意欲其附見余集中以成諸女史身  
後之名故附記於此

道光辛丑歲暎夷犯定海陷之浙東西皆聳余爲樂府  
四章曰曉峯嶺美死綏也曰招寶山刺僨事也曰杭州  
城美坐鎮也曰臨平鎮述亂離也時余寓臨平年甫二  
十有一自以年少不應妄論時事故四詩不存於集今  
亦忘之矣至光緒丙戌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應禮部試

有王湘岑都閫來見自言王剛節公之曾孫以公遺像  
乞題則卽辛丑死定海之難者也余因記曩所作樂府  
其曉峯嶺一篇卽爲剛節而作首云曉峯嶺高插雲王  
將軍勇冠軍末云嗚呼扼之數日眞英雄將軍之死非  
無功君不見同時大官走且死 朝廷一體酬其忠酬  
忠同死難異至今曉峯嶺下過餘威猶使夷人悸惜全  
詩不復記憶年老才盡亦不能補綴成篇矣湘岑名燮  
雖官右職而能詩文喜風雅其弟酌升孝廉名焯去年  
出徐花農太史門下亦余門生門下之門生也忠義之  
後必有昌大其家者爲湘岑昆仲望之

余在都下有以海昌小桃源朱氏三世九節徵詩者曰  
諸生濟任妻查曰廩生濟時妻李曰廷校妻潘曰諸生  
廷植妻褚曰諸生廷彬妻金曰浩然妻楊曰監生榮業  
妻吳曰始然妻查曰禮然妻董濟任濟時爲一世廷校  
廷植廷彬爲一世浩然榮業始然禮然爲一世余率題  
一詩而歸之不存於集姑記於此詩云軟紅十丈正茫  
茫展卷欣看冰雪光一髮千鈞宗系事九人三世婦姑  
行小桃源派傳遺澤古柏舟詩貢廟堂愧我衰殘稱舊  
史不堪彤管寫幽芳

王介艇編修廉宋孟芳主事淑信皆余視學河南所得

士聞余來京師謀招飲於嵩雲草堂余自戊寅以來不  
赴讌會於今九年矣因謝不往而問嵩雲草堂築自何  
年在於何地乃知同治閒毛旭初尙書袁小塢侍郎於  
炸子橋松筠庵對門購地築屋小有亭榭種蒔花木爲  
同鄉諸君燕息之所兩公皆中州人故以嵩雲名其堂  
此堂甫成而兩公先後歸道山竟不及一日觴詠於其  
中於是中州諸君咸謂松筠庵爲楊忠愍故宅今於其  
對門築嵩雲草堂大書嵩字榜之門楣忠愍有知必當  
痛恨宜斯堂之不利也草堂之上本奉岳忠武栗主蓋  
沿京師會館之例各祀其鄉之先賢也乃撤去嵩雲草

堂額改題岳忠武祠然知者尙罕凡有雅集仍書故名  
但易嵩字爲崧字耳余謂此事極可笑兩公之逝會逢  
其適豈忠愍爲之也且據吾鄉戴菴塘先生藤陰襍記  
言松筠庵塑幞頭神像相傳爲城隍神楊給諫壽楠李  
都諫融視城訪知爲楊忠愍故宅其時曹宗丞學閔阮  
司寇葵生鄭侍御澂倡議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  
筠而漁洋集中筠作雲並未指爲忠愍故宅然則松筠  
庵是否忠愍舊蹟亦未可知姑記其事爲京師一故事  
耳

王漁洋香祖筆記言京朝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

輿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官自僉都御史以下止乘  
二人肩輿單引喝道按此可見 國初京朝官威儀之  
盛余道光中入都尚書以上猶無不肩輿者至光緒丙  
戌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會試相國張子青尚書徐蔭軒  
見訪寓廬皆乘四人肩輿然時謂漢人肩輿止此一頂  
半而已所以云半頂者以蔭軒尚書乃漢軍不純乎漢  
也後聞潘伯寅許星叔兩尚書皆乘肩輿則余已出京  
矣

潘伯寅尚書以所刻沈欽韓文起范石湖詩集注見贈  
內有摘用事之誤者兩條其再用乙未元日韵詩一夢

微官陪蟹飛注引釋蟲云蟹飛蟻郭云有翅然則飛字連下讀今云蟹飛得無誤讀邪又晚歸石湖詩年來新著情游冠注引禮記玉藻垂綏五寸情游之士也然彼情游乃謂罷民非倦游意也余謂蟹飛尙止誤讀情游乃并誤解詩人不通經義由來久矣

光緒丙戌會試有河南人白焯者成進士余初不知其人宋孟芳戶部來言此人亦余視學河南時取入學者也其入學在咸豐丙辰年三十年來困守一衿未有寸進至前年科試在高等餽於庠去年登賢書今年遂聯捷亦士之晚成者也余心識之已而廖仲仙閣學來見



時新進士覆試仲山與閱卷之役余問白焯考死何處  
曰三等之末問何以致此以詩出韵故詩題爲流水無  
聲入稻田得聲字白詩用紅字入韵故抑置末名及進  
呈政府諸公以非尋常小疵宜停 殿試一科而

皇太后以三等向無停科者準其一體 殿試誠寬  
典也已而 朝考後引 見竟得以知縣卽用此君可  
謂大幸矣疑其尙有後福也紅字與入庚韵字迥不相  
似豈其人讀紅字似衡字歟聞從前有安徽舉人覆試  
詩題得春字而其人全用二冬韵余謂其人必讀春字  
如衡字也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閩人以高爲歌眞宗朝

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  
官閩人遂中選然則方音誤韻古固有之不足爲斯人  
病矣

搜神記載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  
主勿與便從索辦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  
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按蒲  
留仙聊齋誌異有術人種桃事卽本此乃知小說家多  
依倣古事而爲之也

樗蒲古制久失其傳宋程大昌演繁露言之最詳其畧  
云古惟斲木爲子一具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

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襍塗數以爲采亦有取相思紅子納置竅中使其色明豔溫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字直爲骰不復爲投其體制與用木時異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一子兩面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一面塗白白之上畫雉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此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至骰子之制則有六面是裁去

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以上並程氏之說余謂盧者五子皆黑也雉者五子皆白也純黑純白皆爲高采白雖遜黑然五子皆白亦爲得采與他色異晉書劉毅傳毅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蓋毅所擲五子皆白亦爲難遇使無得盧者則毅已獨勝故以此自喜然以五白究不如五黑故又云非不能盧不事此也姑爲大言以自快也劉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此則得五黑勝於毅之五

白矣故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程氏說五木之制甚詳但謂五子四黑一白爲雉則殊失之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此正用劉毅傳語然則雉之爲五白唐人猶知之也程氏誤以四黑一白爲雉轉疑杜詩爲誤何哉程氏又謂梟采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未詳余謂此亦不然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竊疑梟卽盧也蓋五黑五白同爲勝采而盧實勝於雉故得盧者謂之梟以別於雉杜詩正得其義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程氏據此證梟采甚低

余謂殺梟之制不可知惟韓子明言爲所貴而儒者并以殺之爲非義則梟在諸色中爲尊無二上可知程氏之說誤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引五本經注則云雉爲二梟爲六盧爲四

又按杜詩呼五白本於楚辭招魂篇其文云成梟而牟呼五白些二語不得其解疑兩家皆得梟則謂之牟牟之言齊等也齊等無以制勝必得雉以助之王逸注曰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基下屈於兆故呼五白以助投也語亦不可解然呼五白以助投則語句明白蓋盧雉同爲勝采若一家得盧又得雉則梟亦不能勝之矣古所謂殺梟者或卽指此陸放翁詩呼盧喝雉連

朝暮盧固可呼雉亦非竟不足喝也

唐李肇國史補云洛陽令崔師本好爲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擲爲三梟爲二六者襍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按崔師本之說未知果爲古法否然梟采甚低恐於古未必合也

易笏山方伯佩紳自言前生爲唐六如又前生爲支道  
林中秋之夕與眷屬同游虎邱賦水調歌頭二闋用東  
坡韵次日以示余余和之曰大有因緣在楚地到吳天  
上溯桃花仙館二百有餘年再溯千年以上晉代高僧  
支遁風骨鬪清寒厯厯三生在彈指剎那閒對明月思  
往事夜忘眠畢竟今生最好才具擅方圓管領三吳勝  
地又值良辰美景樂事賞心全應笑曲園叟虛賦月嬋  
娟

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穀臣庶常以示余  
字跡皆草草殆邨學中童子所書也其中載朱文公脫



融峯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  
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有校者云下當作上余案  
頭無朱文公集未知孰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  
蓋旣御風而行則搏扶搖而上背負蒼天視祝融峯轉  
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峯也若作上則與芒鞋藜杖攀  
援而上者何異一字之分仙凡頓別矣當與穀臣言之  
未知以爲然否又董若雨世皆以爲明人而棟花磯隨  
筆有一則云庚申二月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  
書迹念先師所許一凝字及補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  
發之祕舊吳釋南潛題然則此老爲僧後至康熙十九

年猶在入 本朝不可謂不久矣顧亭林王船山皆明之遺老而卒於 本朝則皆 本朝人物也董若雨亦可援此例乎考汪謝城南潯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六十七則明亡時纔二十五歲耳其爲本朝人無疑潯志列入明人是論其志非論其世。

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云云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余按汪謝城南潯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庵自稱鷗鵠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國變後改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鬍子又稱槁木林靈

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  
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  
名此可補潛志之缺

春在堂隨筆十

德清俞樾

余四歲時卽從德清遷居臨平鎮臨平屬仁和縣舊有  
沈東江先生臨平記四卷錢唐丁氏刻入武林叢書余  
取讀之釣游舊地厯厯在目長夏無事流覽載籍有涉  
臨平故事輒錄出之積有數十事門下士張小雲明經  
又因余書廣收博采成臨平記補遺四卷余書可廢矣  
然補遺成書之後余又續得數事姑記於此補補遺之  
遺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梁開平三年十月刺史高澧  
叛焚義和臨平等鎮 又云沈夏海鹽人性兇暴以所

得眾七千餘人聚于臨平山下擇幼弱者盡殺之惟留  
三千餘人徑往嘉興劫吳公約同入海爲剽所圖無成  
始復歸王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唐杜牧墓在南山東  
南與佛日山夾境名杜牧塢 又云亞父冢在皋亭山  
按佛日皋亭皆臨平之山則此二事亦宜收也

皋亭山亞父墓余旣載入茶香室三鈔矣初疑亞父卽  
范增何以葬此及讀 國朝倪璠神川古史考云皋亭  
山有亞父冢陳時有亞父陳重生者生有靈異壽百餘  
而終顯靈其地世傳爲亞父冢乃知非范增也

東江先生臨平記以唐詩人邱丹爲臨平人考全唐詩

云邱丹蘇州嘉興人諸暨令歷尚書郎隱臨平山則臨平乃其流寓而非土著也邱丹有湛長史草堂一首沈記已錄之而失其序序有云余聖唐山令臣也屏居臨平山墅亦有年矣序末署貞元六年歲在庚午檢校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邱丹誌是其官位固有可考沈以其屏居山墅而遂謂之臨平人并以爲隱淪之士胥失之矣又邱丹有石門觀瀑詩序云余六代叔祖梁中書侍郎則卽邱遲也梁書稱邱遲爲吳興烏程人是其先世又出吾湖矣余戊子歲作臨平襍詩末一首云去歲今年兩度過釣游舊地總情多莫教補入臨平志

恐與邱丹一例訛

余自四歲由德清南埭故居遷居臨平至三十二歲授館職始移家入京師凡寓臨平垂三十年可謂久矣初寓臨平賃史家埭戴氏之屋以居有樓臨街每歲正月上元張燈輒侍太夫人登樓觀之余和恩竹樵方伯元夕詞云無端觸起中年感憶兒時鳩竹隨處嬉遨竟夕看燈喧闐史埭潘橋卽紀此也潘家橋在史家埭之西史埭以史翰林得名史名尙節康熙丙戌翰林潘橋則不知所始矣

吾邑徐晦堂先生承烈燕居瑣記云明末一鉅公與泰

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徇節不從後孝威遊  
楚歸巨公索閱近作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  
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  
息夫人巨公愀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按千古  
艱難二句至今膾炙人口莫知爲誰作且不能舉其全  
篇故表出之

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  
妻往祝妻父壽妻父玉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  
什一留女而遣壻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  
所負錢問其故劉貴醉後戲之曰吾因家貧不能共活



已賃汝於人矣此賃錢也明日當送汝去言已就枕卽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鄰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卽行而劉貴固熟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驚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卽取斧斫劉殺之盡負錢去次日鄰人見其門久而不啟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甯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并要之歸聞於官謂妾與崔有姦殺其夫竊貲偕亡也竟尸于市後其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翁使人迎之歸塗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

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  
乃知殺其夫者卽此盜也乘閒出告於臨安府事乃白  
殺盜沒其家貲以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按此事  
不知出何書余於 國初人所作小說曰今古奇聞者  
見之與今梨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  
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  
會作況太守事耳十五貫傳奇乃 國朝吳縣朱素臣  
作去況遠矣

余乙巳春計偕北上車行失道露宿黃河之隄作詩紀  
事中有云竊思河出崑崙墟其勢定可吞埏垓何乃千

里一曲直如汞瀉地往復回必有大山當其衝約束河  
伯難爲災河圖龍象縱荒誕非等方士誇蓬萊一曲規  
山二精石地肩地腹皆可推神禹龍門費穿鑿已令萬  
古驚奇核何如於此鑿混沌洪流放出如奔雷不入龍  
門走滄海一綫直撼金銀臺中原從此失河患方梁石  
洫何有哉云云詩載春在堂詩編二後讀漢書溝洫志  
云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  
勢東北高而西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  
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  
災乃知古人固有此說矣光緒十三年河決鄭州安徽

董紫珊毓琦獻二策一曰固本略言河以蘆葦爲隄襍以沙土每遇大溜衝決成災宜用外洋鐵柱之法鄭州決口八百丈每丈一柱只須八百柱所費不過二百萬卽成鐵岸一勞永逸一曰清源言河源出火敦腦兒至積石山之南爲川蜀所阻逆流繞積石而北至河套入龍門若於逆流而北處順其勢南落入海則甚便其地與金沙鴨龍二江相距不遠掘百餘里與二江合一復由金沙江白那山掘五十餘里通於瀾滄江而出南海復於瀾滄江掘三十餘里通於怒江而出緬海三處分黃河之源中國永無河患矣愚按鐵柱之說議者以爲

可行然黃河之水與泥沙襍下水去而沙停久而愈高  
雖使全成鐵岸可以制其潰決不能禁其滿溢卽鐵柱  
亦可加高然使歲高一尺十年一丈百年十丈數百年  
後黃河之水眞在天上矣謂之一勞永逸恐未必然至  
清源之說卽齊人延年之故智延年未知彼中地理但  
云出之胡中不言使出何地董君則厯厯言之不言出  
東海而言出南海於地勢合矣或言爾雅云河出崑崙  
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今卽掘而放之南海  
亦止其出崑崙者耳其一千七百一川仍在水勢恐仍  
不小余謂此說雖有見然經流已斷則支流之勢亦必

少減矣爲中國計減得一分來源自免却一分水患方  
今西人於開鑿最其所長火輪車道有礙雖高山峻嶺  
可闢成康莊如借其力以成此役漢武所不敢爲者或  
竟能爲之亦千古一快事也

諸葛武侯所書黃牛廟碑在湖北歸州黃陵磯黃陵廟  
中戊子夏有以拓本見示者云甲戌之歲羅笏臣鎮軍  
修廟得之破壁余謂此僞蹟也黃牛與黃陵固非一廟  
黃牛之廟祀佐禹治水之神見水經江水篇注黃陵之  
廟祀舜二妃見水經湘水篇注黃牛之碑何爲而在黃  
陵之廟乎陸放翁入蜀記但言黃牛廟有張文忠贊不

言有武侯碑則宋以前無此碑也碑文不載年月亦無  
書撰人姓名但以篇首云僕躬耕南陽之晦蒙劉氏顧  
草廬計事善之情好益密遂拉總師云云故知其爲武  
侯之筆夫武侯爲黃牛廟作碑何必以己之出處發端  
若然則武侯每作一文必當首述此數語矣有是理乎  
作僞者蓋欲以不出姓名歲月自掩其作僞之迹而又  
欲使人一見卽知爲武侯所作故篇首以此發端不知  
此數語中僞態畢露矣且拉之一字古訓止有摧折之  
義並無招邀之解而云遂拉總師豈武侯語乎余因其  
人乞題題數語而歸之不欲明言其僞故又記於此

沈穀人庶常以藏弄集見示皆前明及國初人尺牘  
有周文煒與壻王荆良一牘云今人無事不蘇矣東西  
相向而坐名曰蘇坐主尊客上坐客固辭者再久之曰  
求蘇坐此語大可嗤三十年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  
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  
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自肅按今人尋常讌集主賓東  
西相向往往有之然無蘇坐之名矣又據此可見前代  
禮席賓南向主則北向今亦無是

又載王相說一牘云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於兩餐  
少一餐便飢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興會所至不



妨多數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屬坐客便可拂袖去余謂此語甚雋吾生平兩餐已具但少飲幾杯酒耳聊記其語可一笑也

宋邵氏思姓解一書久佚遵義黎氏得之於日本刻入古逸叢書因有山陽段氏朝端爲作辨誤一卷其所糾正頗足爲邵氏功臣然亦有小誤者余覽之偶得一事因書於此蒯姓下云史有蒯瞶段氏辨誤云蒯瞶衛太子名恐不得以蒯爲姓愚按此蒯瞶非衛太子也淮南子主術篇云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注云司馬蒯賁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馬因

爲司馬氏蒯賁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賁在趙以善擊劍聞然則邵氏所云史有蒯瞶卽此蒯賁瞶與賁古字通耳段氏以爲卽衛太子誤矣惟此蒯賁乃司馬氏史記自序云自司馬氏去周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賁其後也當正之云蒯瞶氏司馬蒯瞶二字其名也不氏蒯則可以正邵氏矣

又按邵氏姓解朝姓下云紂臣有朝涉余已載其說於茶香室三鈔矣惟尙書斲朝涉之脛自來無以朝涉作人姓名解者後檢廣韻四宵部朝字下云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涉遙切疑邵氏讀此麤略或所據本偶缺

吳字遂以朝涉二字連讀而臆造紂臣有朝涉之說耳  
觀邵氏於常丘下云風俗通有常丘崎段氏正之云廣  
韵於丘字複姓連舉常丘崎丘數姓邵氏直以常丘崎  
三字連讀爲一人姓名大謬然則邵氏讀書不精審此  
朝涉之說亦由誤讀廣韵可知矣余載入茶香三鈔未  
免好奇之過也

日本國人林春信所著梅洞集有百二十詠其自序云  
百二十詠唐李巨山所吟也傳播於本朝余頃患眼默  
坐終日偶乘吟興就巨山之本題逐一賦焉按其詩皆  
五言絕句殆李巨山之原詩固爾邪其題乾象十首曰

月星風雲煙露霧雨雪坤儀十首山石原野田道海江  
河洛芳草十首蘭菊竹藤萱萍菱瓜茅荷嘉樹十首松  
桂槐柳桐桃李梨梅橘靈禽十首鳳鶴烏鵲雁鳬鷺雉  
燕雀祥獸十首龍麟象馬牛豹熊鹿羊兔居處十首城  
門市井宅樓池橋舟車服玩十首牀席帷簾屏被鏡扇  
燭酒文物十首經史詩賦書檄紙筆墨硯武器十首劍  
刀弓箭弩旌旗戈鼓彈音樂十首琴瑟琵琶箏簫鐘笛  
笙歌舞玉帛十首珠玉金銀錢錦羅綾素布李巨山爲  
唐詩人檢全唐詩無之此百二十詠佚於中國而存於  
日本每題十首不無挂漏之嫌惜未得其詩而讀之

蔣澤山孝廉贈我一梵字言石刻在峽西下有跋語云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  
神見聞無不驚怖并有太宗皇帝讚云鶴立蛇行勢未  
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  
頭不刻年月不知此太宗皇帝爲唐爲宋也余謂義靜  
卽義淨高僧傳義淨字文明髻鬚亂落髮年十五便欲遊  
西域咸亨二年年三十七方遂發足經二十五年厯三  
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  
近四百部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然則  
此梵字必其所得其還也在天后時則距太宗遠矣計

此人生於太宗貞觀九年則至貞觀末年纔五歲耳何  
得太宗爲製讚乎是宋非唐可一言決之

所引高僧傳  
未見原書余

得之古今  
圖書集成

余故里無家甲申歲送孫兒陞雲至德清應縣試試畢  
又至湖州府試皆以船爲家二兒婦攜孫女慶曾從焉  
凡舟居者兩月其明年又送之至湖州應學院試舟居  
者卅月前一舟子以聯額索書余書四字爲額曰六旬  
泛宅又書一聯曰晝夜六時大安樂翁孫兩月此句留  
走筆所書未錄入藁今年又坐此舟見聯額故在有感  
舊游聊記於此

張貞竹字碧筠慈谿女子也其祖客湖北工會計頗有  
居積遂於漢口開藥材行其祖死其父不能嗣其業久  
之大折閱遂踉蹌而歸歸而故鄉親友皆責夙負不得  
已至杭州投其所親而所親死矣賃居一草棚有縣役  
欲爲子求娶其女不可役大怒買其所賃草棚而焚之  
遂無所棲止寄居尼庵貞竹當祖在時家固溫飽延師  
課其兄貞竹亦從之讀師能爲大字貞竹兄妹日觀其  
用筆之法遂亦能書至是兄前死矣獨貞竹在旣窮困  
甚乃於路旁賣字今處州太守陳君六筮時在省垣其  
僕出行於市見而異之言於陳君陳君召而試之大悅

爲之延譽稍稍有所得陳君旋赴處州貞竹失所依母  
又病遂又大困聞余至杭州詣右台仙館求見余言於  
當事諸公稍潤色之已而又至吳下余屋後適有小屋  
數間卽使居焉吳中求書者頗眾得洋錢三百枚辭余  
入京依其親串後聞其親串又前死京中不能久居仍  
復南歸今不知所往此女頗有樸茂之意所書字有大  
至一丈者曾書一鶴字見贈長八尺許筆力雄偉似不  
出女子之手亦可異也余欲張其名因許之刻一小印  
曰曲園女弟子蘇杭閒得潤筆頗豐未始不因此然其  
父鬪茸挈妻女游行四方非計之得者且恐此女將來



未必能得所歸偶憶及之爲之太息

休甯孫殿齡字蓮叔家世富饒生十五六而孤擁貲百萬以年少不更世事倡樓買笑博局呼盧不十年耗其貲十四五矣然其人實恂恂儒雅且天資絕人能爲詩兼善書畫余甲辰歲始至新安蓮叔一見如故長於余一歲有異姓昆弟之約余未通籍前館新安汪氏者五年距蓮叔所居霞塘二十里而近時相過從每宴客必招余往張筵演劇燈火通宵亦少年遊冶之一樂也粵寇之亂蓮叔避居山中猝遇寇至死之老母年九十餘亦與斯難妻孥俱盡家業凋零亂後止存二子余頗思

爲作小傳以存其人因循未果然有哭孫蓮叔五古一章存集中敘次頗詳亦足見其崖略也丁亥秋聞其次子祖恩字澤臣至吳下求見衣敝履穿面目憔悴殊令人有西華葛帔之歎出舊時翦燭談詩圖乞題圖中二人相對卽蓮叔與余也感念盛衰爲之慨然爲題七言古詩一章亦存集中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神廟部彙考所載各處神廟頗有足廣異聞者聊記一二 秋胡廟在山東嘉祥縣南俗傳秋胡妻邵氏爲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稱秋胡妻族廟中所祀秋胡之妻非秋胡也 殘苦廟在山西曲

沃縣西北關舊志云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推  
以其子林代死後重耳入晉推妻並林妻尋推至此聞  
焚死於綿山二人投井而死鄉人立廟後訛爲蠶姑廟  
九娘子廟在安徽和州祀歷陽侯范增女慶歷初東  
寇王倫圍歷陽恍若有見已而潰散遂就勦滅故祀之  
偃王廟在浙江西安縣郊原村落往往有之或與項  
王大禹並列或爲專祠其專祠則有茅楊蔡衛四令公  
分侍于側土人所敬畏以茅令公爲最 高府君廟在  
嚴州府神名獲漢時人素善天文曉遁甲與嚴子陵有  
舊嘗自石城適富春訪其廬時值大旱卽曳劍登壇嚴

叱曰此地有蛟龍當起行雨未幾雷雨交作秋遂大熟  
邑人感其應立廟祀之 張昭烈廟在湖北德安府孝  
感縣唐張忞與張巡同死睢陽南霽雲斷指忞亦截一  
指自誓後人立廟祀之 按秋胡妻姓邵氏介子推有張  
子名林范增有女九娘嚴子陵友有高獲張巡將有張  
忞皆人所未知也徐偃王祠浙東多有余從前曾於蘭  
溪縣瞻禮其祠兩廡塑三十六諸侯而茅楊蔡衛四令  
公則未之見不知何許人也天下各行省神廟如此者  
當不少矣如一一表而出之不特足供談助亦表微之  
義也

魏書盧景裕傳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如所夢嘿誦千徧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按此乃高王觀世音經行世之緣起而其名爲高王則未及其義也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一引冥祥記云孫敬德奉釋教嘗造觀音像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徧臨刑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迹三敕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於是至今相傳以爲高王之名由高歡而得也其實不然佛家

稱謂凡尊之則曰王如鹿曰鹿王象曰象王須彌山則  
曰須彌山王皆是也王而再加以尊稱則曰高王大藏  
聖教法寶標目有一切法高王經一卷云與諸法最上  
王經本同然則一切法卽諸法高王卽最上王矣高王  
觀世音經言此觀世音經於諸經中爲最上也非由高  
歡得名也標目所載又有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方等頂  
王經以此例之最上王卽最勝王高王卽頂王今人多  
誦高王觀世音經而莫能詳其名義故具說之

青浦俞廷颺字稷卿以諸生而餽於庠者也自幼讀書  
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目事母至孝又以孝稱李小湖學

使深賞之嘗招致幕中以母老不赴七應鄉試六薦而  
不售年四十一以疾終有一子亦死其所著曰紫花菰  
館襍文詩賦鈔八卷皆散失無存有人誦其詩曰人孤  
燈影瘦春足月光肥余頗喜之爲書其大略如此冀不  
泯其人也

定遠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叔平言吾邑

按謂  
桐城

地當孔道

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衆志成  
城故也時邑侯爲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  
玉瑛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  
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著小鞞長不及六寸扶

僕從肩緩緩而行人多疑爲女子卽聊齋所誌易釵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傳之耳又得鳳陽巡撫史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得功爲外援獻賊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楊公以行取入都代者爲張公忘其名辨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皆各有專祠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案頭無聊齋志異俟假得其書當更證之

宗子戴孫壻自常熟書來言一事甚可笑有徐木君者江甯人在常熟開錢店常熟顧姓家藏有余所書楹帖



一聯徐木君因有喜慶事借去懸之楹間數月始以歸還則略沾水迹紙色黯淡墨跡剝落顧姓者以爲必是私向上海石印局照印致損其真蹟怒而不受時上海有售余楹聯者徐木君以洋錢二枚買得一聯債之顧以非原物仍不受且曰此聯吾展轉託人求得之價值百金爾舊欠吾洋錢三十不但舊債抵銷且需補足七十之數不然者行且興訟木君大窘因素與宗氏往來遂買紙介子戴請余補書之余復子戴書曰爲地不過百里爲時不越十年而拙書已幾肇訟端然則數百年後不大可慮乎是亦足一大噱也

花農太史自山西典試還京以漢周勃所繪壽星石刻  
榻本一紙見贈余細審之乃贗物也額有篆書漢丞相  
周勃立六字已覺可異壽星之上有正書贊語八句尤  
俚俗其左旁題云漢孝文皇帝壬戌元年春王正月口  
口丞相周勃立元字雖漫漶而尙可辨漢文元年其年  
爲壬戌然是時未有年號但書元年未有書壬戌元年  
者也豈亦如西涼李嵩之庚子元年寶建德之丁丑元  
年乎作僞者不達古制如此右旁題云某年知真定府  
事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北平武尙賢重識年字之上字  
蹟盡泐不可辨矣

自馬伏波立銅柱後踵其故事者有唐馬總五代馬希範二人皆自謂伏波之裔也乃唐時有何履光明代有鄭毅則不必馬氏而亦立銅柱矣詳見余茶香室三鈔光緒十二年吳清卿副憲大澈奉 命勘定中俄邊畛立銅柱識之清卿爲孝廉時曾肄業紫陽書院亦余門下士也以銅柱拓本示余余爲仿秦刻石體題之其辭曰 皇帝在位十有二年海內大治乃飭紀綱乃定封畝以杜欽覲惟俄與我犬牙相錯奚取奚棄乃 命大臣仗節出疆釐定其地壤地既定無有華離中外咸利立此銅柱刻此銘詞昭示萬世

光緒己丑會試余孫陞雲及孫女婿宗子戴舜年皆薦而未售兩卷並薦在潘伯寅尙書處陞雲卷批惜之二字子戴卷批惜哉二字蓋均以額溢而遺余自述詩所謂惜之一歎惜哉又惱亂尙書老鄭庵是也乃其年十二月花農書來以沂水劉次方給諫綸襄詩寄示其題云蔭甫前輩文學冠一時久以未得讀其著述爲憾其文孫陞雲魁卷出曾一寓目愛其筆氣疏爽瀟灑出塵己丑分校會闈得一卷用筆迥不猶人因語同事諸君曰此必俞君陞雲之作也因復檢浙省三卷分薦總裁而此卷屬潘伯寅師及填榜三卷皆獲雋而此卷獨遺

後查薦卷名果是俞君自負目力之未昏以小詩紀之  
其詩曰江東才子早知名祕鑰傳家舊有聲竊喜顏標  
非誤認敢云著眼尙分明照眼明珠竟使沉誰知藝海  
費搜尋來年杏花苑看花日證取焚香選士心此亦一  
重文字因緣也余因和其原韵仍由花農寄劉君詩存  
集中不載錄原唱於此識劉君雅意兼勗吾孫

金石文字例不書初一初二而書甲子乙丑余案頭每  
置萬年書以便檢尋惟坊間所行小本萬年書率多錯  
誤余偶觀其論合婚之法以生氣天醫福德爲上婚絕  
體遊魂歸魂爲中婚五鬼絕命爲下婚託之呂才未知

然否但以一三二七三一四九六八七二八六九四爲  
福德則誤以天醫爲福德以一七二二三三二四六六四  
七一八九九八爲五鬼則誤以絕體爲五鬼此於吉凶  
尙未懸殊至以一八二四三六四二六三七九八一九  
七爲天醫則誤以五鬼爲天醫以一九二六三四四三  
六二七八八七九一爲絕體則誤以福德爲絕體吉凶  
不大謬乎總之此數卽八卦九宮之數坎一坤二震三  
巽四坤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是也而八卦以坎離  
震巽爲東四宮乾坤艮兌爲西四宮凡兩數同宮者吉  
生氣福德大吉天醫歸魂次吉兩數異宮者凶絕命五

鬼大凶絕體游魂次凶今以坎一艮八等爲天醫則異宮者反吉矣以坎一離九等爲絕體則同宮者反凶矣持此校正之其理易見余恐淺人爲小本萬年書所誤故書之於此其詳見余所撰游藝錄相宅篇

乾隆中有至聖六十九代孫繼汾撰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其世系考載四十二代光嗣唐昭宗天祐二年以齋郎授泗水主簿遭亂失爵初宋元嘉間蠡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孔子廟洒掃役其裔孫末見孔氏子孫衰弱謀冒聖裔竊世爵遂計害公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仁玉字溫如生甫九月母張抱匿外家後唐明宗長興元

年魯人愬於官乃誅末以公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封  
文宣公後世以孔氏幾絕復興號中興祖歲時祭其外  
祖張溫之墓爲置祭田請蠲其繇役又藝文考載明張  
敏所爲報本酬恩碑記云四十二代光嗣其室張氏世  
爲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僞孔氏孔末  
者因世亂欲以僞亂眞將孔氏子孫戕滅殆盡難興之  
日光嗣被害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雖脫  
巨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張氏  
子孫家在張陽里至今猶稱爲張溫焉以上並見闕里  
文獻考長沙李黼堂方伯據此著論謂張溫以異姓之



親持危扶顛爲縣宗祀允推孔氏功臣溫雖仕隱無徵而里居墳墓班班可考且締姻孔氏在當時必詩書舊族況歷世久遠猶以其姓名名其鄉如蘧伯鄭公故事意其生平亦必卓卓可傳宜於崇聖祠配位孟皮顏無繇曾點伯魚孟孫激之下周輔成張廸程珦朱松蔡元定之上增位奉祀云云錄稿寄余余因紀其大略於此以待後之君子惟所云僞孔氏末者不知何人宋元嘉中蠲孔景等五戶亦必以爲孔子之後也孔末旣其裔孫則亦聖裔何云僞乎謂之以支庶奪嫡則可謂之以僞亂眞恐未然也仁玉爲其外祖張溫所撫養恩義深

厚乃卽以外祖之名爲字何不爲母諱乎此亦事之不能無疑者也

壽陽驛有昌黎詩石刻在亭中其詩云風光纔動別長安及到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前惟有月團團花農典試山右歸過其地見亭已荒廢因寓書當事者屬爲修葺小助土木之費爲賦四詩由京師寄示余按漁隱叢話引唐語林云退之二妾曰絳桃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蓋寄意二妹速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

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據此則昌黎此詩有爲而作乃余檢東雅堂韓集載此詩其題云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夫云題吳郎中詩後則詩意應爲吳郎中而發疑非寄意二姝矣然此詩之後卽繼以鎮州初歸詩注引邵氏聞見錄云孫子陽爲余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蒨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則前說又鑿鑿可據今壽陽驛止一石且是乾隆四十四年邑令李廷儀所刻則非宋時出土之原石而鎮州歸詩石刻更不可得不知所謂唐人跋者爲何人矣余謂不得吳郎中詩及唐人跋語此重

公案終不得而明然合觀兩詩尋其詞意則唐語林所說必非無因因和其詩質之花農其詩曰古驛流傳吏部詩詩中本事可曾知柔情不爲剛腸減也似黎渦笑對時高論能傾曳落河文章氣節重元和誰知垂老楊枝別情比香山太傅多我因石罍更低徊曾見奇光出土來可惜兩詩只有一何時重與剔蒼苔昔年慷慨弔田橫此日淒涼錦瑟聲覓取吳郎中舊句好將綺語雪先生花農得詩欲刻之晉中余謂此詩一刻必有謂吾撫拾小說污礪大賢者力阻之因亦不存於集而姑錄附於此

袁隨園紀游冊乃其元孫潤字澤民所藏介沈旭初觀  
察攜來乞題詩展卷第一冊卽云二月初七日午刻同  
霞裳下船不書某年計其程則自金陵啟行由蘇而杭  
而回金陵計其日則自二月初七至五月二十四凡一  
百一十餘日此一役也又云乙卯年往如皋筆記二月  
初一日啟行至二十九日至儀徵而止又云閏二月往  
杭筆記則初八日啟行自蘇杭至浙東於五月二十七  
日回家此皆乙卯年事又一役也乙卯爲乾隆六十年  
檢萬年書是年閏二月與所紀符先生時年八十矣其  
前所紀自金陵至蘇杭必是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歲之

事檢萬年書是年二月小三月小亦與所紀相符先生  
時年七十九蓋世俗祝壽必於逢九逢十之年先生兩  
年出遊皆爲避壽計其中載一詩云到處探竒逢地主  
避人作壽走天涯是其證也論及學問者止有兩條一  
云論詩必宗唐猶講學必宗宋然學唐而得其皮毛學  
宋而流於迂腐似覺無味而流弊甚大矣又云聖門四  
科兼收而宋人只曉德行一科此人材所以廢敗也此  
外無非記與友朋往返及尋山問水訪美論詩而已所  
到之處大家閨閫以及風塵中人各有品評乃至於慈  
谿縣中借牙役至管押處看所押之二妓則未免太不

自重矣又載劉霞裳妻曹氏臉盤好眉目秀惜肌膚非  
玉雪手爪欠青蔥只算六七分以門生之婦而評隲至  
此亦殊太褻後與劉霞裳有隙亦因此余於隨園詩文  
初不甚菲薄然觀此等事不能不爲先生惜率題數絕  
句而歸之詩亦不存於集聊記于此詩云襍鈔朋舊數  
篇詩詳記筵前花幾枝到老愛才兼愛色八旬人似少  
年時友朋投贈見情深此老能存坦白心記載分明無  
諱飾幾般禮物幾封金日日丹窗幾局棋輸贏幾子必  
書之忽然大怒因棋負趣筆兼傳一扣兒術士江湖不  
是仙每因文士得流傳許公九十一年壽拆字先生陸

在田垂老年華至性存殷殷不忘故人孫途中持贈無  
多物報答當年薦館恩天生原是不羈才未免難將禮  
法該可笑狡鸞囚鳳處先生亦爲看花來斜斜整整不  
成行更有捉刀人在旁此是歐公于役志不論工拙盡  
文章

隨園遊記中有可佐談助者聊記數條 在運臺衙門

見金蛙將軍初見色紅少頃變淡綠雙目直視足似馬

蹄 房主人王公說千人共見三鬼甚奇見鬼於紅河

橋上時七月十六

是杭州事紅河橋或卽橫河橋音誤

山舟說黃百穀

成神事并令還願者到大路上候俞鵬老翁以所獻神



者轉獻之 二月十六甚煖幾欲穿紗十七大雨雪著

兩件大毛猶覺其寒

乙卯年事

三世兄說鑼鼓可愈瘡

是當

溧陽史

氏子

文靖公拔母簪下場書辦之子勸之乃取關

節而去主考有意中人卷放褥下千尋不得急欲得人

書辦竟以文靖卷呈上遂中且聯捷中尚有記不清處

當作字鵬姑問之

此條語不甚明所云文靖乃乾隆朝大學士史貽直

惠山見

沒臉之乞丐真混沌也一歪洞爲口家有千金

呂滌

國送嘆吉利人歸卽患病口稱十月十三日要往海外

作和尚

錢雲起說印工每甲二百張太史紙計錢二

分左右墨在外排工每甲六七釐外加飯錢至多一分

一甲太史紙一塊時價三兩二錢 福建汪潮進士歸  
班知縣能食磁盤春圃遇於席間卽以五寸盆一隻嚼  
而啖之一熱茶時已盡并云好喫 出奉化北門抵雪  
竇山雪堂和尙出上通禪師小像云是唐黃巢也 秦  
運臺云在陝西見李闖之先鋒李赤足年已百外面如  
樹皮問以養生之術答曰人之生死猶孩童放紙鳶放  
之則長生收之則立死我得享年譬如斷線風箏隨風  
而去放者不知也

許氏長外孫女三多自幼不讀書十齡外讀衡塘退士  
所選唐詩三百首止讀其半然其後喜觀人詩集不數

年居然能詩矣于歸後爲其婿捉刀作試帖詩甚工

孝壻

亮字詠蓼王可莊殿撰猶子

女子能詩者多能爲試帖詩者頗少因

錄二首重簾不捲留香久得簾字詩云久悟閒中趣焚香讀易兼欲教留一炷不使捲重簾鷄舌薰徐裊蝦鬚隔漫嫌濃收銀押底清逗玉鉤尖繡箔低還護羅衣薄更添燕歸人悄悄鴨睡篆纖纖馥蕤堪驅蠹光涵未透蟾 御鑪煙惹袖佳句放翁拈又卓犖觀羣書得書字詩云獨具超羣志欣觀萬卷書人真稱卓犖時亦愛居諸揆藻奇才橫探源蓄念摠每從攤簡後追溯追繩初放眼空千古羅胸富五車謨能思虎豕注定陋蟲魚執

筆刪蕪穢開編恣獵漁喜逢 文治盛珥筆侍丹除

余作鏡屏串月歌同年嚴緇生辰讀而喜之詳問其法  
余又賦一絕示之曰金波盪漾太玲瓏竟與牟尼一串  
同若問如何成此景只緣斜射鏡屏中蓋月光斜射鏡  
中自然成串無他巧也緇生試之而驗大喜乃作串月  
弟子詞見示曰曲園先生天下師師其經學兼文詞曲  
園先生亦我師師其串月一事奇中秋串月石湖畔萬  
人空巷誇吳兒越人但識三橋印那能一串如牟尼先  
生高坐曲園內獨出新法思匪夷鏡無大小可納月橫  
串側串無不宜何必石湖遠跋涉凡月到處皆可爲示

我一篇串月歌不覺欣羨情爲移先生所學學不到此  
事却可輦效施願叩其詳幸指示每逢月望輒效之果  
然明月不私照鏡中得月無賢蚩一个嫦娥化無數宛  
如有意相娛嬉乍視天心仍一月東坡化百復在茲羸  
得兒童競狂叫破鏡掬取惟恐遲想比春在堂前月沆  
漭一氣無參差串月我堪稱弟子問以他學無所知經  
學尤爲門外漢聊因問月一送難春秋二百四十年不  
記月食義何在離坎分宮非日月似與雷風不相貫一  
月壬辰旁死魄誰定武成從後案如月之恆平讀去詩  
有古音例何亂大明生東月生西曲臺成說誰能變何

以今月却生東古月豈當里差算先生笑謂串月耳何  
必五經肉貫串文詞說月多異名請與先生約略評烘  
雲託月畫家訣吟風弄月詩家情踏月祇須安步去載  
月不過泛水行翦月未免涉荒誕拜月不難通精誠誰  
能跳月學苗獠安得游月偕仙靈呂綺射月固夢寐吳  
剛修月亦杳冥文士詞人古不少隨月待月皆平平太  
白捉月最奇事捉之不獲空騎鯨先生創此串月法捉  
一得十驕長庚大神通作小遊戲想因年老將成精願  
月長圓人常在先生弟子同長生串月既宜驥尾附談  
文可許龍門登若把此詞傳唱出定知私淑徧寰瀛此

詞才氣橫溢想見其年老而興豪矣緇生欲附入余詩  
集中而余詩已刊因錄存隨筆中庶不負其意也

態襄愍公集有壬戌寄示珪璧琮三男五言古詩一首  
凡二千零十字計二百零一韵敘遼事始末甚悉通體  
用七陽韵而襍以他韻字自注音切有與古音合者亦  
有不合者不知遵用何韻也此公生於陳第之後殆已  
知有古音之說聞其略未得其精乎今錄其字於後亦

聊廣見聞耳楹

叶

鳴

謀

羊

明

叶

雄

損

江

庭

徒

陽

垠

叶

姜

并

邦

叶

征

叶

章

橫

黃

萌

叶

芒

朋

叶

旁

攻

叶

光

窮

叶

狂

誠

叶

長

衡

叶

杭

工

叶

光

輕

張

葉

驚

叶

姜

停

特

江

空

叶

康

冥

叶

龐

名

叶

龐

聲

叶

商

兵

叶

邦

營

叶

洋

偵

叶

商

情

叶

牆

墉陽叶 衡昌叶 櫻央叶 擗抽切 剛剛生 同商叶 珍唐叶 庚章叶 悻悻切 延  
 徒陽切 鋒方叶 擎祥叶 成常叶 冲如切 興香叶 慶光叶 迎邦叶 精姜叶 神神江  
 切 中注叶 紛方叶 卿康叶 城常叶 京姜叶 聽通切 江令叶 饒長叶 承郎叶 傾  
 匡東叶 爭長叶 庸羊叶 甯良叶 平袍切 羊功叶 程長叶 龍芒叶 乘山切 宗  
 崩邦叶 貞章叶 亭唐叶 憑良叶 從牀叶 形光叶 逢旁叶 彭旁叶 丁刀切 江銘叶 昌  
 此七十五字中餓字最為可異乘音山宗切仍不能入  
 陽韻或刻本有誤也